



二十一史論贊

リ 8  
1899  
13



リ 8  
1899  
13

五代史小引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脩于此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嘿然議者因并訾其晉出帝論似爲濮園而發天文志書祥不書灾非春秋之旨嗟乎是烏足以知公者哉先是五代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脩之爲書一百五十卷毆公又加謹焉僅存其半謂之新五代史褒貶嚴正觀其立傳之例專祖誅心呂方叔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以視

范質之通錄陶岳之補錄王溥之會要張詢古之新說不啻星日陵岳之異姑無論其全文試取諸贊讀之積中發外筆力馳騁而無駁雜之說國史推其足以繼班固劉向非無謂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沈 琦韓來 較

金沙 周 鍾介生 全閱 天都 吳道昇伯昭 全較

上谷 侯岐曾雍瞻 昆陵 岳麟圖瑞符

五代史

梁本紀

太祖

唐本紀

明宗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周本紀

世宗

列傳

梁家人傳

唐家人傳

晉家人傳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梁臣龐師古傳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唐臣元行欽傳

唐臣烏震傳

唐臣劉延胡傳

唐臣張憲傳

晉臣素維翰景延廣傳

周臣傳

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死事傳

一行傳

唐六臣傳

義兒傳

伶官傳

宦者傳

溫韜傳

趙犍傳

王建立傳

郭延魯傳

張筠傳

皇甫遇傳

王進傳

范延光 附王彥珣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馮道傳

劉岳傳

司天考

職方考

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前蜀王建世家

吳越世家

十國世家年譜

四夷附錄

五代史目畢

一十一史論贊

五代史

宋

歐陽脩 著

明

沈國元

閱

梁本紀

太祖

姓朱氏京州碭山午溝里人初名溫後更全忠又更名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為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

一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一、太祖

一

太祖



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

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

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

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

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

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

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

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

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迢然獨驚眾莫能及

觀梁紀一評已見其概

茅鹿門曰議論正而雅

嚴蔚宗曰書法本之春秋立言與太史公自叙同一標格至其

層層剝換節節照應可謂緊嚴於文者矣紫陽譏之曰淺母乃

已甚

唐本紀 名存最末耶姓沙陀人唐賜姓李父曰克用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

西突厥本蹄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

古為始祖提此二字見自失其待與史官無預文人占便宜處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

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其始祖拔野古為

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

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

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

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八 唐本紀 三

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  
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  
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  
處月別部之蹄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  
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為契苾  
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  
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蹄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  
金莎山之陽蒲顛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蹄沙陀突厥而夷  
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

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秦石帆曰駁勘凡八折鑿鑿有據而非逞其空辨直可作沙陀  
考李氏自序可付却祖龍矣

○說○詩○無○謂○謂○定○有○錄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匈奴列傳第八十八

明宗 名嗣源 本胡人 克用養子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  
 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  
 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  
 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  
 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  
 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  
 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  
 所以賜我也、數聞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八、明宗

五

大來堂

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  
○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連○說○去○妙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  
其○愛○人○恤○物○益○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適○聲○色○不  
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竅○為○長○世○兵○軍○粗○息○年○屢○豐○登○生  
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  
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  
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  
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  
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

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  
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  
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  
真○之○微○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  
賢○主○也○是○為○定○論  
錢○大○鶴○曰○撮○其○大○要○成○文○斐○然○可○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愍帝 名從厚明宗子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減至於殞身赤族其際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宄於微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為之悲責得是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語多感慨帝之所以謚愍者此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晉本紀

出帝 石姓名重貴高祖敬塘姪沙佗人

嗚呼子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  
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  
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  
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  
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  
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

二十一 史記贊

卷二十一 出帝

九來堂

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  
 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  
 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方正學曰不撓不驚既暢且明  
 徐永澄曰雷爾霜嚴語語是誅心之論

漢本紀

高祖 姓劉名高字知遠沙陀人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  
 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  
 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  
 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  
 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  
 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  
 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



弑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  
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  
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  
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  
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  
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福  
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  
於是乎  
上以私憎黜之下以公義明之史權之重如此

周本紀

世宗姓柴名榮柴太后侄周太祖郭威無子養立之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  
而殺存人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  
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  
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  
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  
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  
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  
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  
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  
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  
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

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  
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迷律之  
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  
也

朱紫陽曰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  
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得人接續所  
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  
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  
大政事大議論梨然可觀文忠追美志喜之文心手相得冷然

如御風而行。

梁家人傳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  
 豪傑。四面竝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  
 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溫、夏、亂、倫一二女子之  
 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  
 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  
 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  
 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  
 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踈

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  
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  
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  
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  
彰。然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  
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龔石疏曰。予未帝。是史法之正。其文廩如烈日。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  
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  
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  
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  
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鳥則又蹄泣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歸。  
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  
君不可以射也。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

君君款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可考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陳大士曰臣子處兩難之地可以為法

涂永澄曰至理溪情婉婉揭出關裨世教之言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姓而三姓周一姓而三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端者何哉唐從其端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端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端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嚴蔚宗曰先總後分先論後斷先叙後釋次第井然而筆鋒束  
橫有錯綜綴瑣之妙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醒人許之著之禮  
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  
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  
不如此則不能得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  
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  
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  
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與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  
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暮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

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曲筆深文。卓識快論。堪為千古俗情迷惑之鑑。

晉家 十六

漢家傳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非  
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  
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  
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  
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  
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  
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

漢家人傳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非  
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  
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  
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  
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  
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  
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



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絕節之士者惜哉

茅順甫曰歐公於一事之訛信必明棍而志其概者如此

陳大士曰通篇文法跌宕

慎字為史家傳心之要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

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  
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  
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格親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  
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陳大士曰文瀾獨老

涂永澄曰馳驟捲宕可謂辨才無礙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  
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於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  
毒備至及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而銖

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亦深自隱痛之而  
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妙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  
有媿於其心者矣

陳大士曰詞氣潔掉

司家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畢奮庸曰、悼尾數語、旨趣深嚴、遠羞就貴、為人臣者、可以知所尚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梁臣龐師古傳

一篇主意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道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不言師古以拘泥取敗而言吳之戰勝，亦適以機會得之。總見兵不易言戰，不可不慎。首尾呼應，成勢截然而中間起伏轉接。

之妙尤不可測。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  
 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  
 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  
 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  
 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  
 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  
 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簡而詳核而贍筆力矯矯古道照人顏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劉康侯曰。直扶兩搦人行徑。不減照膽秦銅。  
吳冰泉曰。公云五代無全臣。此其一端也。

... 鳴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

唐臣烏震傳

鳴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  
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  
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  
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  
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  
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  
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陳大士曰藉口為國忘家者可以此破之

吳樂生曰如此翻駁令人何處躲閃。曲折見奇可奪公穀之席。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烏知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败。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斷之以理。持議甚正。其行文絕似龍門。



唐臣張憲傳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益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立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

不得列於死節也

汪喬生曰初終異致不輕以死節予之自是原心之論  
蒼而秀質而雅清而厚明而曲極文之異美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  
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  
援而後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  
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  
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  
人之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  
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姚永言曰桑維翰請無絕盟於契丹出帝惑於左右不能聽也

契丹遺書君見維翰不過欲其踐約完初議耳使是時能傾心  
 維翰未必不轉危為安也顧令張澤彥圖之其事頗與袁紹令  
 殺田豐事相類悲夫  
 與夷狄共事未見其福此語為千古炯鑒其後宋徽宗合金滅  
 遼世受其患益信公有先事之識

周臣傳

嗚呼甚妙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其疏策  
 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  
 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  
 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  
 置愚不肖於上而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  
 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  
 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總承有治亂相  
 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

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陳大士曰。王文伯之於漢。鄭日新之於唐。特無所以用之耳。蓋樂卿曰。議論精刻。而風格極秀整。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瞻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奉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規世宗待二

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

王彥章裴約志詞極明無可辨者獨為仁贍洗發降書之偽而引王環事為証闡幽別微長養古今節義之氣史功之所留者大矣

死事傳

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崔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詢李暹張彥卿鄭昭業共十五人附見專傳五人

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死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死節之外歐公復錄十五人茅鹿門謂不忍遺之也不忍二字溪得作史之意詳覽傳中張源德姚洪張敬達為烈而歐公獨取王史二人各有所主也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

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

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叙語意致應落。不俟讀傳。而其行誼已可概見。此文筆力。堪與史記伯仲。

唐六臣傳

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昭矩蘇循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猶趨利賣國之後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



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

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殺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

唐六

三十一

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  
 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合公朋黨論觀之小人情狀描寫無遺堪切齒又堪擊節

義兒傳 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  
 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  
 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  
 相資者邪唐自踰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武之士  
 往往養以為兒蹄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  
 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  
 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茅順甫曰天下富家多以義兒起俄而亦輒以義兒敗大較類

五代時

李穎生曰：只起手數語，令人懷謹微之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

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

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

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

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

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

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  
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  
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  
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  
人也哉作伶官傳

鄒謙之曰此傳為伶官而作篇末數語方纔說出愈見此等種  
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

李頎甫曰此等文章千年絕調

李小有曰說盛衰事理俱至文有英詞秀氣何其善也

宦者傳一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宦者傳二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

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

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持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汲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宦者傳三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

宦者  
三十九

必伺人之驕急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  
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  
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  
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  
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

茅順甫曰卓礪千古為後世之法

序語虛籠中論盡情點破說禍患一步深一步令人冷汗浹背

贊中深勵其為善之志而又勉君子取人以公不當以愛憎抹

殺此輩皆是潛銷嘿杜之術識高意遠人主宜書一通於座右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温韜傳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徃徃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飲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衾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各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二十八 温韜

四十一

大來堂



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不強解妙妙  
 韜掘唐諸陵慘惡已極皆厚藏有以誨之周祖薄葬是其天性  
 儉朴與碎漢宮寶玉器同意未必全有戒於韜也公欲借以警  
 世遂牽合至是耳然文極古雅蒼深如見三代法物

趙犖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  
有本之論  
 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  
 而受福為得禍為惡而受禍為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  
 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犖自以先  
 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  
 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犖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  
 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妙○論○可○醒○貪○痴○至○言○惟○君○子○之○罹○非○禍○未○必○不○為○福○理○更○確○深○

使、人、了、然、於、居、易、俟、命、之、學。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網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網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立之子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率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網紀壞亂相

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甚言法紀之不可失特借一事以發之識議卓然大有裨於治道○

郭延魯傳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

不獨五代

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厄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益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精○神○都○在○此○一○結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後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茅順甫曰按延魯父子俱以循良為政誠五代時所難得者○歐公既知之而特勒入雜傳殊不可曉○

有感之言戒勸心入人心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張筠傳 筠弟錢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亮然後  
 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於外、而不得立、此大  
 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  
 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  
 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  
 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  
 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情事顯著、而史氏缺而不詳、豈云直筆、歐公獨表而出之、正錢

之罪所以恤繼發之死也抑僅罪錢乎哉蓋有辭於明宗也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皇甫遇傳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  
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  
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  
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段重威於坐  
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  
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  
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  
貴焉然知其所以自許也

茅順甫曰。遇絕吭而炮。更屬可憐。恐與敬翔不同。總一死耳。疑信遲速之間。有鴻毛太山之異。所爭在智識深淺也。怨脩二義。為千古論人之準。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後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

王進

四十七

宋史

二十一 史論精 卷二十一  
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益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  
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  
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  
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識論關要世道縱橫曲折筆力幾與大史公不相上下

范延光 附王彥珣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  
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  
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  
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  
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  
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  
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  
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

二十一 史論精 卷二十一 范延光 四十八

安焉不以為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唐公突曰：誠懇動人。

原本之論未可以補直少之。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殺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擗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指畫事理如觀掌螺文之極明賜者任非其人禍不旋踵錄之  
殿廡可以為戒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  
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  
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收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  
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  
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佐士  
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  
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居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辭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闡之白其

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宥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恐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王弼洲曰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為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

方之僭竊無論已為唐而遇朱溫一死也為溫而遇友珪一死

也為友真而遇存勗一死也為存勗而遇嗣源一死也為嗣源

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為從珂而遇契丹一死也敬塘一死也

為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為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

也為郭威之子而遇匡胤一死也遠不得十年而死近不及得

三載而死內不免以惟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

馮道 五十一

盜死不知行以處死也馮道一推魯士耳應相十餘君而不死

不愧道尤以軟滑取憐

反面事仇五代習俗相沿而

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

真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布衣

擬此老

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伎不畏不名不術推

分終真此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為鄉

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竇真固李濤李枋淇之流皆類也

獨遼以著得貶耳然則為道而死必擇以死之曰而後可

安養後長樂二子看也

李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

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

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

而後臣為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

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

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

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

正論

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為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

淪陷東漢諸帝之幼冲黨錮諸賢之互為標幟乃可不然未可

以是而藉口也伊川君實之論所持者正全以名義留萬古綱常之大此無可

磨滅者也。王元美茅順甫以道為御，愿其行徑似不出此。惟胡  
安定、李卓吾謂其有功於生民，非縱大奸、怒大惡也。觀正史載  
道對唐明宗云：「四民之中，惟農家苦。彼能於濁亂時，獨念切民  
事，夫民者天地之心也。道護持天地，則天地亦必陰佑其身。在  
險而夷，遇危而安，瀕亡而存，豈真有術可倖免哉！惡而知美，二  
公有焉。」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  
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  
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  
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士  
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全以調笑發其感慨，莊而諧，冷而多風，只不見其本一語，神情  
穆然，令人徘徊遐想。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此叙不數言。而含意深遠。公愛恤後生精神。謂不必用心於無用之地。又恐不諒其故。妄殺傳者之失其真。故先說明無取之意。使人進而求其大本大原。公立心慎厚。垂教公溥。非驕吝者。可及萬一。

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  
 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  
 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  
 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後莫得有所  
 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  
 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究詳而明

司天考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  
 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  
 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  
 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後莫得有所  
 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  
 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究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哀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  
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居天下，子生民，布德行  
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  
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  
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  
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  
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  
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宋澄嵐曰：言人不言天，持之有本，文亦能起其旨。

洪載之曰○溪○而○通○質○而○不○僿○

職方考一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



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澹。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

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劍鯁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倭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里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因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後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之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茅順甫曰。太史公諸王表。序為絕佳。而歐公職方論。似勝。須千百隻眼始得之。

古雅蒼勁。尤兼詳核之長。

--	--	--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盜取袞冕魏吳暨南唐姦豪  
 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疆富者先亡閩陋荆感楚開蠻  
 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茲起爭雄  
 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  
○欣○幸○  
 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楚楚數語而人品行事形勢風俗固不着列文中顧虎頭也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  
○二句案  
 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  
 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  
 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  
 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寬曰信豈負我者邪其  
 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  
 樂為之用者有○力○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  
 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八  
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以為人得士作行密世家叙較時君更為出色。

前蜀王建世家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  
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  
也。以不見為神。以非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  
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  
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遠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

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織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牽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世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遠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陳大士曰。可破千古諧媚之惑。惜秦始皇漢武不及見之。似解似辨。又似說。為叙論之變體。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後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黠鬻盜取。屈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持喜道其中者歟。  
皆然  
純用疑辭。跌宕絕似卜居。而蒼茫疾閃。了而不了。又似旭草之

放

十國世家年譜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此○乎○十○國○皆○非○申○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

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其○旨○已○詳○於○漢○本○紀○之○首○矣○古○不○以○為○重○也○一○語○足○了○此○案○第○

歐○公○聞○見○之○廣○采○覈○之○詳○其○好○學○深○思○遙○與○龍○門○相○接○非○獨○做○

其○義○例○而○已○也○

四夷附錄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瑋○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

○善○策○  
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  
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崔葦之間以僥  
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  
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後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  
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  
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  
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  
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  
者所可識也

制虜之法用兵之方不出因其強弱變化屈伸八箇字尤妙在  
抹倒常談無識之人可為快絕

八箇字



